

北京:作为“水城”的记忆

主讲人:周坤朋

春湖落日水拖蓝，
天影楼台上下涵。
十里青山行画里，
双飞白鸟似江南。
思家忽动扁舟兴，
顾影深怀短绾惭。
不尽生平淹恋意，
绿阴深处更停骖。

500年前，明代才子文征明在京师游玩时，写下了这首赞美北京水域风光的诗，诗歌生动描述了北京湖光山色、水陌纵横的水乡景色，对于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，诗歌描写的北京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神话。但翻开北京的历史，会发现北京曾经确实是一个河流遍布、清泉四溢的“江北水乡”(图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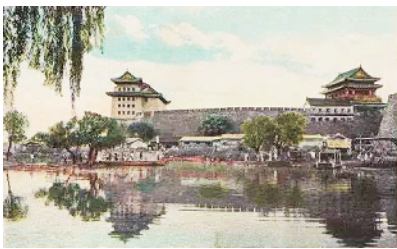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清末明信片上的朝阳门北面全貌及护城河(1907-1910)

上古时期，孕育北京的五大水系自北京西北群山穿切峡谷，裹挟着大量的泥沙，在西北山前经过数亿年的淤积，逐渐形成了沃野千里、潜流暗涌的山湾平原(图2)。五大水系之中，永定河改道频繁。商代以前，河道出西山后，经八宝山向西北流去，经今昆明湖注入清河。西周时期，河道继续南移。至春秋时，又改道流经今高粱河和什刹海区域。几千年里，不断摆动的永定河从南至北，频繁改道，流经北京的面积达几百平方公里，给北京留下了几十条故道。五大水系行程的泥沙淤积造就了肥沃的平原。而永定河在平原上泛滥、改道，也留下了大量的河网湖泊，形成了水网纵横、湖泊密布的水乡景色，并吸引诸多王朝在此建都建城。



图2 北京五大水系略图

水是生命之源，智慧的人类总是依水而居。古老的北京城正是起源于这样一片沼泽湿地之上，其优良的水源和水利条件赋予了北京水城的特色。三千年前，燕都古蓟城西郊有一片辽阔自然湖泊，古称“西湖”(今莲花池)，蓟城就是在这片湖泽上自然地孕育起来的。文献记载，古蓟城“四周绿野平畴，流泉萦绕，湖塘相间”，水资源十分丰富。之后金代在燕都旧址之上建立金中都，依托西湖完善了都城的水网格局，建立起一个“深壕环绕，里外三重”的标准化都城。中都城引西湖水入外护城河，圈西

湖下游河流“洗马沟”入城内，在河畔建造了风景秀丽的皇家园林——同乐园。同时金中都城内河流较多，且多与西湖相通，整座都城水网密布，一派碧水萦绕、水清木华之象。元灭金后，忽必烈命刘秉忠负责营建大都城。刘秉忠选择了金中都东北处，原永定河故道遗留的一片水泊为中心建城，这片水泊金时称莲花池，即现在的什刹海、北海和中海水域。大都城以水泊为中心建立，四周建城墙，外挖护城河，城内水泊一分为二，北部改建成漕运码头，元时称积水潭；南部圈入皇城御苑，称太液池。为满足宫苑用水，元朝开凿了金水河，将西山玉泉引至都城，专供皇家使用。此外，元朝还通过高粱河引西山诸泉汇至积水潭，并开凿通惠河将其与通州大运河联通，使得千里之外的漕运船只可沿大运河和通惠河道直抵大都城，由此大都城成为一座舳舻蔽水、水运繁忙的水利交通枢纽。丰沛的水资源，造就了大都城完善的水网格局，也给大都城带来了便利的交通(图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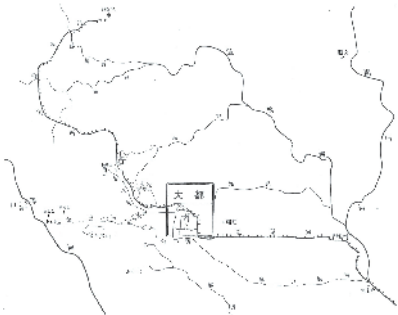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元大都水系图

明清时代，北京城的水网基本延续了元朝的格局。明朝在元朝基础上建北京城，开凿内外护城河，城市水系更加完善。清朝时，西北皇家园林的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点，依托西山翁山泊一带池沼遍布的自然条件构筑了“三山五园”，赋予了北京城更多“城市山林”的水乡野逸气质。

除密布的河网湖沼外，北京的水乡特色还体现在其充沛的地下水源上。由于北京所处平原是由泥沙淤积而成，加之永定河多次变道，在故道地下遗留了丰富的水资源。由于地下水位浅，在地上随便挖几锹，便有水汩汩地冒出，为北京居民用水提供了便捷的条件。水井是当时居民的主要水源，在城市分布广泛。从现存北京的地名上，依旧不难看出古时北京水井遍布的景象，如现在的二眼井、三眼井、四眼井、王府井、铜井等，类似这种井的地名北京目前有80多个，而现在北京的“胡同”一词在蒙语中即有“水井”之意。地下水丰富，地表水也充足，现在北京也有众多以河沟而命名的地名，如北河沿、南河沿、二里沟、三里河等等，这些则代表了古时北京众多的河道沟渠(图4、图5)。



图4 1967年德胜门迤西内城北护城河



图5 清末玉泉山下的稻田

充沛的地下水源在低洼的地方露出水头来，汇集成片，就形成了众多的湖泊、湿地。这些湖泊、湿地古时称之为“淀”，北京周边曾有数量众多的湖淀，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：“淀，泊属，浅泉也。近畿则有方淀、三角淀、大淀、小淀、清淀、洄淀、涝淀、护淀、畴淀、延芳淀、小蓝淀、大蓝淀、得胜淀、高桥淀、金盏淀……凡九十九淀。”[于敏中，英廉等(清)·日下旧闻考：卷七十九[M]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.]早在辽代，北京东部就有“方数百里”的水泊“延芳淀”，水中野鸭天鹅群集，菱芡丛生，辽主每至春日必率后妃、文武百官前来游猎。

《辽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延芳淀方数百里，春时鹅鹳所聚，夏秋多菱芡。国主春猎，卫士皆衣墨绿，各持连铍、鹰食、刺鹞锥……”[托克托·辽史：卷四十志第十·地理志四[M]·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.]。辽、金、元时期的帝王都曾在延芳淀建有行宫。直到清后期，延芳淀才消失(图6)。除东部的延芳淀，北京南部也曾有一片烟波浩渺的广阔水泊南海子。元代时南海子称为“飞放泊”，其水面广阔，“环周一百六十里”，是蒙古的王公贵族游猎之地。明清时，水草丰盛的南海子被圈入皇家御苑，供皇帝、王公们行猎之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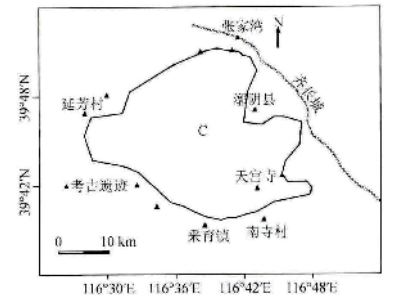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辽代延芳淀范围及考古遗址分布

除史书记载的湖泊、池淀，北京现在众多的地名也揭示了丰富的湿地资源，如朝阳区东北的金盏乡，“金盏”就是一个湖泊的名字，清初地学家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记载：“金盏儿淀，(通)州北二十五里，广袤三顷，水上有花如金盏，因名”[顾祖禹(清)·读史方輿纪要：卷十一[M]·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.03.]，清《日下旧闻考》中描写金盏淀“广袤三顷，水上有花如金盏，故名”[于敏中，英廉等(清)·日下旧闻考：卷八十七[M]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.]。而今天的北京西北部的海淀区也是因为历史上遍布湖泊沼泽而得名。元代初年，海淀区淀子多，故称“海淀”，明清时依据海淀上风上水多湿地的特点，在海淀营造了“三山五园”：万



主讲人介绍：

周坤朋，北京建筑大学，博士研究生。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、中国古建筑木构修复与加固研究、水文化遗产等研究，参与出版《什刹海水文化遗产》《京华水韵——北京水文化》等多部水文化书籍。

寿山清漪园、香山静宜园、玉泉山静明园、圆明园、畅春园。这些园林湖泊浩淼，山水衬映，使得海淀地区俨然一派江南水乡的山水景色(图7)。



图7 北京城西北部(“三山五园”)地区水系图

至于近代，由于自然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，北京已经由过去的一个水乡之城转变为一个水荒之城，现北京水资源人均200立方米，是世界国际水紧缺警戒线的五分之一，曾几何时先民们引以为豪的优势资源，如今却成为北京的城市之痛。目前北京五大水系主干河流，四条已经断流，流淌几十万年的永定河河床干涸多年了无水迹，潮白河河道下游多年前就成为杂草遍布荒地(图8)。



图8 永定河现状

至近代北京城区一半河流消失，客、货船早已成为北京逝去的乡愁。很多“河”成为一条条无水的沟，看不到一丝水的痕迹，众多河沟、泉井如今只留下让人莫名其妙的地名。除一些著名的湖泊外，北京周边大大小小的湿地湖泊基本全部消失，明万历初年北京湿地为5200平方千米，21世纪初为526.38平方千米，消失速度令人吃惊。

北京由过去一个河湖遍布、池沼相间的水乡，沦为一个世界级贫水城市，这期间虽有自然因素的影响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对水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。面对严重缺水窘境，我们在心痛之余，应该冷静下来反思自身的行为。古语谓“行由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从现在开始，珍惜水资源，合理利用水资源，“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”。